



法轮功亮相爱尔兰健康展 民众踊跃学炼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皇家都柏林协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身心健康健康展”，应主办方邀请，爱尔兰部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健康展。适逢爱尔兰国庆节三天长假，健康展内人群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时，观众席上坐满了观众，许多人当场学起动作来。

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演示功法时，台下的观众阿 May 带着两个孩子也跟着认真地学炼动作。身为马来西亚华裔的阿 May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不过两个孩子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当学员用英文问大儿子炼法轮功动作的感受，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两个中文字“舒服！”，阿

May 也说学炼法轮功动作时感觉有气流从手掌间通过。

阿 May 还问了法轮功学员几个问题，经过法轮功学员的一番讲解，阿 May 终于明白为什么有时接触到的大陆华人会重复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阿 May 还提到她妹妹在美国和加拿大经常能看到公园里有很多人在炼法轮功。

“太神奇了！我绝对能够感受到双手之间通过的能量。我绝对有兴趣继续学炼（法轮功）。”有着明朗笑容的瑞秋（Rachel）在当场学炼动作后，这样兴奋地告诉法轮功学员。健康展第二天，瑞秋在经过法轮功摊位时驻足很久，细细地观看墙上法轮功五套功法的讲解，并在制止迫害签名表上

签了名字。健康展最后一天在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时，坐在第一排的瑞秋认真地学起动作来。她还高兴地告诉法轮功学员，虽然家住外地，但幸运的是未来几周她都有机会到都柏林，她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炼功。

健康展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一些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种祥和功法在中国大陆被残酷迫害甚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少人在制止迫害签名表上签字，也有很多人和法轮功学员细细攀谈，了解更多真相。

目前爱尔兰八个多郡市通过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动议案，巧合的是许多签名的爱尔兰人正是来自这些地区。◇

老板说：你一定是炼法轮功

【明慧网】前些日子，我和装修公司李老板去买装饰材料，我代交了 6800 元材料费。第二天打坐时，脑中突然闪出一念：账目不对。

打完坐，我仔细核查，应该是 7300 元，少给了卖方 500 元。于是我找到装修公司李老板说明情况。我过去给李老板讲过真相，这次我又讲了遇事为他人着想、得与失的关系这方面的法理。李老板说：“你在我这工作多年，兢兢业业，不计名利，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听你的。不然，谁愿意交出这 500 元。”

当我去材料专卖店请张老板再



算一下账时，他不耐烦地说：“账都结了，还算什么？”我再三请他算一下。他不情愿的看了看账本，发现少收了 500 元，惊讶的问：“你是为补交 500 元来的？”我说：“是！我是

修炼人，我们老板也明是非真相，不愿让你吃亏，同意我来补交这 500 元。”张老板非常激动，说：“你一定是炼法轮功的，你们都是好人！”

我接着给他讲了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人做事，做好人。但邪党的假恶斗容不得真善忍，对炼功人绑架、抓捕、关押、酷刑、杀害、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他说共产党的坏我很清楚，我父亲曾被冤判，坐八年大牢，放出来就去世了，又说：“共产党和政府老百姓做事太狠、太绝、太没人性，不能相信他们。”他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党、团。◇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2.67 亿。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保定市满城县殷淑芬 2011 年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明慧网】河北保定市满城县白龙乡大坎下村殷淑芬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知不觉中，她全身的病痛消失了，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殷淑芬遭到满城县 610、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白龙乡政府及乡派出所，绑架、勒索钱财、长期跟踪、长期监视、毒打、关押、判刑劳教等迫害。其中还有易县 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及西山北乡机场派出所、县拘留所对她的迫害。

以下是她自述二零一零年遭绑架折磨的奄奄一息的经过：

二零一零年农历八月，我与功夫杜连秀午饭后去易县西山北乡港里村讲真相，进村就遇到港里村干部景向东，我慈悲的给他讲真相，他不听，给他资料他也不要。景向东被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太深，他马上拿出手机给西山北机场派出所打电话，并截住不让我们走。

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一辆警车，六、七个警察从车上下来一拥而上，一个警察二话不说就凶恶的扇我耳光，把我扇倒在地上，其他人用脚踩、捻、踢我的手、脚、头、脸，踢翻过来再踢翻过去，整个人都变了样，浑身都是土。等到围观的人多了，他们才撤到一边。

我在土路上痛苦的躺了两个多小时。过后这群警察要把我们送到机场派出所，有人把面包车后盖打开，我俩的四肢分别被四个警察拎起象扔口袋一样把我们往车上扔，把我们劫持到机场派出所。后又连夜非法将我俩劫持到易县拘留所。

到了那里，四个人狠狠地连拉带拽把我俩扔进一间屋子之后。有人按着我的头强行照相，接着就把我们拉拽到地上一扔。第二天上午一男一女俩警察拿着电棍来了，男的用电棍电我的胳膊，痛得我直打哆嗦。那电棍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胳膊被电的发出糊焦味，钻心的痛。那女的很毒的用电棍打杜连秀，打累了，歇一会接着打。我痛的忍不

住的大声哭喊：“你们把我们打死吧！”这一喊，他们才放下电棍。杜连秀的后背被打得一块块红肿。

我们在拘留所被折磨的生不如死，六天没吃没喝，坐不起来，昼夜在地上躺着，身体从外到里疼痛难受的滋味无人知晓。我们被易县西山北乡机场派出所及 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国保大队警察打得死去活来，家人却无法知道。

第二天易县 610、国保大队的人罗织罪名构陷，指使机场派出所姓刘的所长，在不告知家人的情况下，把我们送往石家庄女子劳教所。

到了劳教所，又被他们从车上扔下来。他们拽着我的胳膊往前拉，我身子和脚蹭着地被拖到了医务室强行检查身体。经检查，心脏、血压均不合格，劳教所怕担责任，拒收。姓刘的不死心，跟劳教所的狱医向求饶似的说：“无论如何得把她收下。”劳教所狱医不答应，急得他来回转，然后他就给其它拘留所、劳教所连续打电话，还说他哪个哪个地方有熟人。拉着我转来转去，妄图把我投进黑窝。当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警察就让姓刘的给我照相，要相片的地方的人见我那样当即拒收。那女子说：“叫你在这呆着你不呆着。你看你身上这么臭，在里边洗洗澡，换上这里边的衣服，多好呀。”并有人问：“电棍充满电了吗？”我被拉着转了几处都拒收，姓刘的才作罢，返回易县。

我躺在车上，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但是心里明白，觉的自己没活希望了。他们小声的说：“她死了吧？”一个人就可着嗓子猛尖叫一声。一直到下半夜才回到西山北机场派出所。他们见我奄奄一息，才给我家人打电话。从被绑架到返回派出所不知被他们从地上扔到车上、再从车上扔到地上多少次，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五十多岁的人身体早就摔坏了。这回他们没象扔猪一样把我从车上扔下来，我在车上困着。

我丈夫、亲戚和一个村干部赶紧摸着黑来到机场派出所。他们下车急着找我，我姐夫在院子里大声咳嗽了

一声，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却不敢相信还能回家。随后听到我丈夫说：“叫我们接人，人在哪呢？”我一听是丈夫的声音，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我还能活着回家！他们找到我一看，丈夫气愤的说：“人快不行了，活不了了，我们不要了，你们把人折磨成这样，她要出个三长两短，我们跟你们没完。”村干部赶紧说：“快接回家去吧，回家再说。”我丈夫他们把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我接回家。

家人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秋天，我儿子应征入伍，乡政府、村干部以我学大法为由，对我家人和亲友施加压力，要我放弃修炼大法我儿子才能当兵。为此，家人亲朋围攻我，要我说不炼了。我深知大法使我身心受益，自己不能做昧良心的事，那些日子面对亲人的压力，我心里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万般无奈，我丈夫花九百多元钱请康新元等人吃了顿饭，我儿子才当了兵。

二零零四年，我大姑姐夫魏海武因坚持修炼大法，被迫害致流离失所，期间，乡政府康新元、苟永福、李敬东等人说我丈夫殷学海、我大伯哥殷福林、二伯哥殷长顺给我姐夫送饭，给他们三人安了个“窝藏罪”，将我丈夫和我大伯哥非法拘留七天，我二伯哥被非法勒索五百块钱，才免于被拘留。

二零一一年，村干部张良骗我丈夫说有个事，等我丈夫坐上车，他才说去保定参加个什么会，还教我丈夫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的，还要他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不说不让回来。

因长期被迫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听见汽车响、狗叫，就吓得心“怦怦”跳，特别担心被骚扰，心理压力大。我丈夫饱受我被迫害之苦，直到现在，一提及过去，他心情就不好。(节选) ◇

唤醒良知停止迫害

